

風片集

端 流



風片集

湍流 著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風 片 集

作 者 洲 流

出 版 者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號

電 話 六七〇—三八二

六七〇六六三三

圖文傳真 六七〇—三八二

發 行 人 何正文

印 刷 者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ISBN962—450—273—0

定 價 港幣 18 元 人民幣 6.80 元

內容提要

《風片集》是湍流先生繼《雨絲集》后又一部山水、田園詩作。

《風片集》中含散文詩、詩歌兩個部份。

散文詩，着筆題材廣闊，有古道、西風、瘦馬，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傾訴，也有轆轤、磨坊、天車，春蠶、蜜蜂、螞蟥，鑒江、羅江、袂花江等等諸方面的吟唱。

詩歌部分，以田園詩、山水詩為主體，內容上分地域題材、旅遊題材、風流人物題材等等。宛如衆多的小溪江河，匯流成了大海，所見所愛所喜所樂，沉積在心靈深處，一經觸動，便掀起詩的狂瀾。

湍流的詩作語言清新明麗，含蓄雋永，有濃鬱的鄉土味、田園味和古典味。在手法上他追求傳統與現實統一，自然美與抒情合流，形和理的和諧。主張詩歌要習傳統詩歌的語言，要具韻味，且耐讀，耐想，耐回味。



〔作者簡介〕湍流、州夫，原名梁瑞。廣東化州人。男。1936年出生。1959年畢業于高州師範。曾站教壇、當公僕，任文化局長多年。現在茂名市府地志辦工作。為編寫科長、副處級調研員。是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廣東省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民俗學會會員，茂名市作家協會理事及詩詞學會、歷史學會、冼夫人研究會理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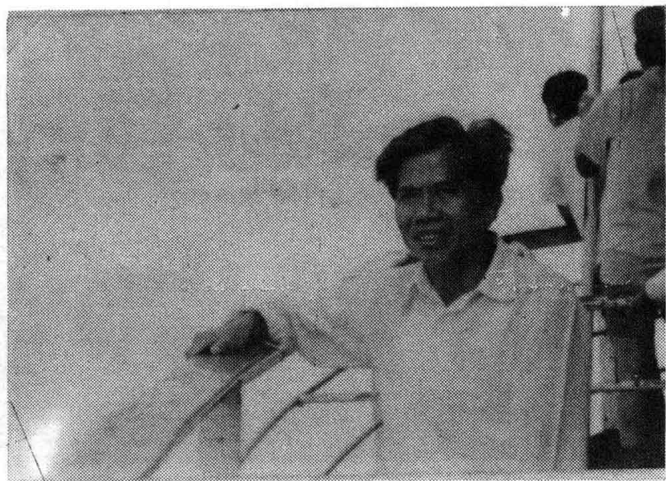
個人專著有詩集《雨絲集》、《風片集》，散文集《羅江漫記》、《羅江流韻》等；有組詩入編《華人詩壇詩選》、《海內外詩人詩歌導讀》等多家集子。獲獎作品有《雨絲集》、《板道工韻事》等。

其為人謙恭執著，既熱心于詩文，又熱心于訪晤，人風、文風、詩風都閃射着向真、向善、向美的個性光彩。

**詩可以醉人，
也可以醒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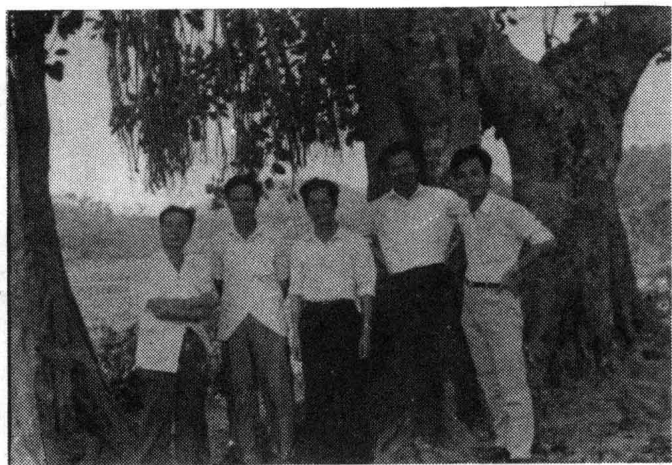
流 浪

1989年三夏在长江三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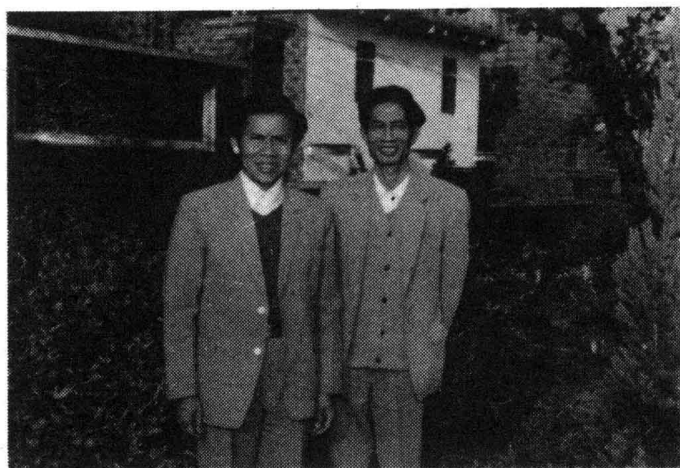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孟夏在七星岩





一九九〇年秋和县委副书记卢定强（中）
在新安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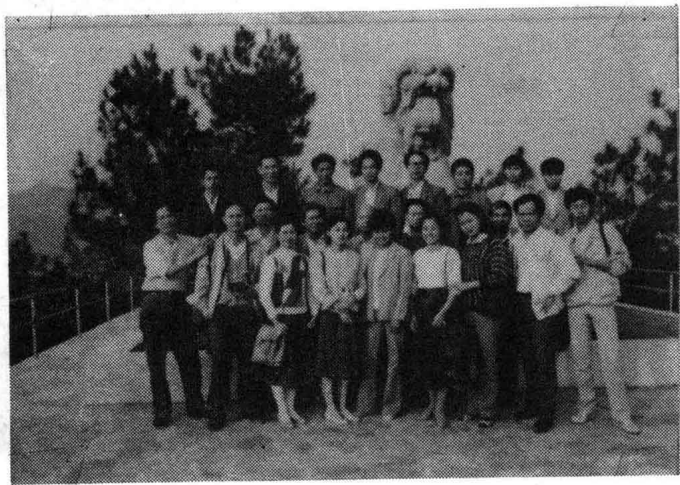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春节和挚友陈红
胜在宝山

监票员

1980年在县党代会上任总



1961年仲夏和文友游玉湖



1989 年出席县人民代表会议



1990 年夏和采风队在中伙岵一字洞口

人宫原大刀夫夫妇

1989年夏会见日本木偶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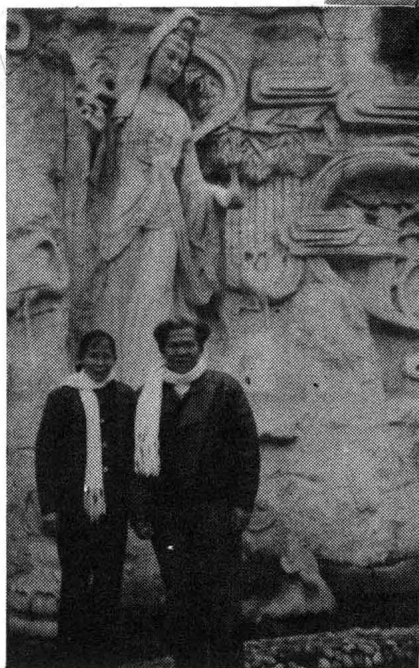
在扶音溪

1990年和挚友黄伦奇（左）

1989年初春在中山陵



1993年春节和夫人吴琼芳
在珠海观音壁下



序

郭玉山

突然收到《风片集》清样，从茂名寄来的，并附有赵红尘君手札，意请我作序云云，心中颇感惑然。历来为序者，大抵有两种：或者是文坛耆老名宿，借其地位褒扬一通，请序者受提拔之惠；或者是至交文友，因意气相同相知甚深，得畅酣淋漓。而请我序《风片集》，颇有点滑稽意味。一者我乃文坛混混儿，半生编辑默默无闻，除三五个曾联系的作者，声名难逸出作协大楼十里；二者我与著者湍流先生素未谋面，肥瘦高矮，尚“蒙查查”哩，在此之前未曾读过其只字片语，更遑论对其创作历史，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等的了解了。想想自己究竟属哪路“英雄好汉”，竟从斜刺里杀将出来揽这个序作，不禁哑然失笑。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自然难序到点子上。胡乱堆上一箩领导世界潮流之类好话，有负艺术良心，也对不起读者；然而好话说少了，评价低了，恐怕作者又不满意。作序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然而我还是答应了。红尘君两个长途电话“追缉”下，我只有无条件“投案”了。

红尘君可以说是位“诗痴”，对诗的那份“痴迷”大约可令“花溅泪”的。同城诗友出集，他必会当仁不让参与筹划，鼎力相助的，这序大概就是他的主意，并且大包大揽下来，让我有个“露脸”机会，我如果不识抬举，就有负“诗痴”的一番好意了。而且，红尘君颇有知人之明，瞄准我受不了抬举，不会坚辞的，答应作序大概早在料中了。

其实，答应写这篇序，乃“别有情结”，做为一位文学编辑，对那些在一个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的世代里，依然甘于清贫，我行我素，写诗著文，不悔不懈的文坛“壮士”，我始终满怀敬意，商品大潮的冲击，文人陷入困境，便有了分化，有些耐不住寂寞挡不住诱惑纷然脱出圈外，当老板或者当“乞丐”去了。然而也有不断加入这圈子的，其中不乏呕心沥血，钟情缪斯，执迷不悟者。他们或四出化缘，编印报刊；或勒紧腰带，自费出书，其对文学的热忱与投入，令人为之动容，一种温暖的藉慰便油然而生：文学是绝不会消亡的。也曾听到“那是附庸风雅”之讥，我想，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呢，石破天惊，登峰造极固然辉煌，而诗书自娱，握管抒怀，即使粗率浅俗些，总比嫖赌饮吹，附庸丑恶强百倍吧。因此，对每一个对文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的人，我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管见没见过脸，都视为可敬的朋友。自《风片集》简

介，知作者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且不论其作品档次高低，光这份对文学的执著、坚贞，就让人肃然起敬了。当他自掏腰包出书，需要多一个同人鼓励的时候，我再坚持写序者的那“两种标准”，就有点矫情了。明知这几句轻浅的文字不能为之增色，权当作“相濡以沫”罢。

几年前编诗，接触得较多的是一些年轻人玄奥艰涩的诗，其中当然也有经得起咀嚼之作，然而相当多部分却犹如符籙、呓语，仿佛在黑夜里走八卦阵，读得眼与心都非常疲累。匆匆浏览《风片集》，却有一种浴入清溪的轻松感觉，色彩淡雅清丽，格调纤巧明快，总的印象是，这部诗集还是有一定水准的。有部分诗作，不论在立意构思，熔铸意象还是组织词语，采炼字句方面，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隐约感觉到，作者是崇尚由浅入深，简中见繁，显中有隐的艺术哲学并自觉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虽然目前还未达到大成，但其鄙薄贵族化倾向，注重浅俗的平民诗风，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将诗根深植于民族的土壤，注意吸收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继承中国诗歌特有的那种使命意识与社会关怀等人文精神以及审美经验、技巧和语言等诸艺术因素，并努力将其消化为自己的养分，揉合现代意识现代审美感受，使其诗作具有民族审美心理乐于

接受的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风片集》所洋溢出来的东方情调和新古典意味，鲜明地显示出作者的创作倾向与追求。

仿佛为了强化其“新古典”特质似的，散文诗辑《古道·西风·瘦马》中的若干作品，都是重审诗词名句而别出机杼、翻出新意。或许有人批评：这些诗得自理性思维，显得牵强，从创作过程看，似乎多少有这种机械运作的影子。然而，世上许多客观景物的内涵都是丰富的，当诗人摒弃其已为别人熟悉的一面，而从别的角度和方面去感受、认识与把握并把其作为描写对象时，显然是已把它纳入和同化于自我，写成与我自身特有的经历、心理、气质和旨趣等相一致的心灵影象，完成了客观物体生命化，主观生命对象化的创造，因此，这种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理性思维应是不可非议的。例如《瘦马》：“往事的影子蹒跚”，“占着边关征战图上的主要版面”而现在，“缰卸下”“鞍也卸下”了，不过

来也欢歌，去也欢歌

瘦马老了，瘦马笑了

以徐疾有致的句子，以新的意象组合营造出另一匹“瘦马”，这匹“瘦马”显然是诗人当时思绪与长期心理积淀的产物。物我一体，别有寄托。《西风》、《老树》、《昏鸦》等等，经作者的艺术处理，均一扫原诗

萧杀悲凉的意境，无不拓展出刚健的境界而展现出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句中无我，诗中有我。把主观意绪深深隐藏于对象的特征中，达到感情与物性的溶合，供其展开一种人生感悟，表现得还是颇为自然、妥贴的。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独特的选材角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作者坚信生活是诗的土壤，月光始终投向时代生活，善于从生活大潮中捕捉跳跃的浪花，从熟悉的乡土采撷带露的花朵，从历史与人生的河床寻掘美丽的贝壳。整个集子看似恬淡，内蕴却洋溢着绵长的爱情：对乡土之爱，对自然之爱，对生活与生命之爱，构成其清新、明朗、健康的总基调与主旋律。在艺术表现上，主要采取以景衬情，以象尽意、以实写虚、情由景出的传统手法，献给读者一幅幅色彩亮丽的画，诗意溶于其中。在语言上，注重口语化，节奏感，韵律感，明白晓畅，有些易落套的题材，经过其富于民族形式和古典意味的艺术处理，也能使之焕发出新的魅力与审美价值。如《河岸》：“河岸人影清晰/竹林人影朦胧”她“心含一颗甜蜜的露珠”，他“眼光滋长凹凸的骚动”。景语情语交融，结句更为独特：

“畜牲为何舔裙裾？”

狗声“唔唔”在啾啾。

别具只眼，观察入微。用语浅俗，然而余韵悠长，